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春秋屬辭辨例編二

〔清〕張應昌撰

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清
同治十二年江蘇書局刻本影印原
書版框高一九六毫米寬二八一毫米

一四六・經部・春秋類

春秋屬辭辨例編六十卷首二卷(卷三十一至卷六十)

〔清〕張應昌撰

2683/06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一目錄

書立納入總論一字義反辨

書歸入復歸復入總論左氏四例辨

書立貶衛立晉不與立辨

立不書衛對公羊說辨

書納正諸侯納大夫納公羊說辨

書納內不受辨

書納孔甯儀行父左傳注說辨

納不書鄭突劉氏說辨

書入左杜列辨

辨糾小白長幼諸說辨

入不書晉惠公羊說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一目錄

書歸羊說辨

季子杜氏說辨

歸不書成十年鄭伯高氏說辨

諸侯復國變文不書歸

書復歸歸復諸侯大夫喪說辨

諸侯復國不書復歸

書復入魚石事不書楚鄭取彭城不與楚鄭辨

變文不書復入

書自某歸于某

書自某入于某

歸入奔納繫國不繫國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一

○書立納入總論一字義反辨

國人立之曰立他國立之曰納從外曰入

納例有三有書伐而納者有書納而不書伐者有書師師而納者

皆以兵納納之正否經之義貶不繫乎一納字要當觀其所以納若

執一納字定褒貶則拘矣入字亦然有以內援入者有以外援入者

有當入而入者有以篡而入者義貶亦不專繫於一入字觀經之全

文與上下文乃見以一人字而定褒貶亦拘矣

○書歸書入書復歸書復入總論左氏四例辨

春秋之法易者曰歸難者曰入復其位曰復歸復其惡曰復入鄭突

因蔡仲之援逐世子忽出奔而復歸焉蓋易也故書曰突歸于鄭忽

當有鄭伯之位迫突見逐而出奔忽歸無難而位又復也故書曰鄭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一

世子忽復歸于鄭齊小白外有子糾爭立內無大臣為援遂以兵奪

國難也故書曰齊小白入于齊宋魚石奔楚藉楚而入彭城出既有

惡入又據邑以叛復其惡而不悛也故曰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春秋

以一字定其難易之迹故有書歸復歸書入復入四者之異其事之

善惡順逆則皆隨其所書而可見矣

歸者順辭也有易辭焉非所順而書歸易也入者逆辭也有難辭焉

非所逆而書入難也

凡諸侯及大夫去國歸以其道而順者曰歸雖非其道而無難之者

亦曰歸歸順辭也亦易辭也歸非其道而逆者曰入雖有道而有難

之者亦曰入入逆辭也亦難辭也

固相固然亦有順而難者內有敵也亦有逆而易者內有主也楚公

子比人以弑君書此宜以逆而書入者也然比非實弑者故書楚公

子比自晉歸于楚而不言入公羊曰此弑君者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弑立也歸無惡於弑立者何公子棄疾晉比而立之也此特書歸以見義者也齊公子陽生長而宜立此宜以順而書歸者也然茶父命之而已以詐奪之謂之順則不可也故書陽生入于齊而不言歸穀梁曰陽生正茶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茶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內弗受也茶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此特書入而見義者也言春秋者能知此然後不以辭害義矣葉夢得春秋攷

左氏歸入復歸復入四例皆不可通蓋左氏不辨逆順難易之理又不別君臣之義不可以同辭而一之故其說每相戾凡歸皆順辭也易辭也入皆逆辭也難辭也四者各即其實言之復者以位言也國君出奔其位未絕故可言復歸大夫去國則絕矣故不可言復歸葉夢得左傳攷

成十八年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一 書歸復歸

公羊四例皆非即傳而言鄭突不當為君而篡其兄忽當為君而奪於弟突者出有惡者也反從出入無惡例書歸忽出入無惡者也反從出有惡例書復歸可乎非特此也衛成公始以殺叔武為伯主所執未歸而又殺公子瑕乃從出入無惡例書歸趙鞅去晉陽欲除君側之惡人據之以叛罪不重於樂盈而書入魚石與於蕩山之亂不容於宋而出奔罪不輕於荀寅士吉射而書復入則無一可通矣葉夢得公羊傳攷

國逆而立之曰入以下皆左氏自為例故劉氏曰國逆未必言入言入者未必國逆復其位者未必言復歸諸侯納之者未必言歸以惡入者或言復入或不言復入事與例合者少與例違者多程端學三傳辨疑

左氏曰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然如鄭突入樣殺檀伯豈國逆乎衛朔入衛何以不言復歸楚納

公孫賓儀行父何以不言歸乎公羊曰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然許叔入于許豈有惡乎突歸于鄭亦歸于曹豈無惡乎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以殺叔武也豈出惡歸無惡乎元咺之復歸亦得云無惡乎宋魚石要楚以伐宋其出豈無惡乎穀梁曰歸為善入為內弗受又曰大夫反國以好曰歸以惡曰入揆之各事亦不盡通王哲皇綱論

君大夫反國易曰歸為善伯仲卿大夫歸其罪蔡侯歸其罪其封制突之難曰入許叔因鄭亂鄭伯衛侯皆在難中後趙鞅請於君而復曰復歸出奔言復歸者由叛而見執不言復歸者由位未絕也曹伯大夫抗其君以歸則曰復歸命歸故不言復賊其國曰復入魚石樂盈結本國陸氏曰曰言不書復入志在復屬辭

書歸復歸皆未失國之辭也蔡侯廬陳侯吳國已滅而直云歸者不屬辭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二 書歸復歸

子楚滅故以二侯自歸為文抑強夷而存中國也衛侯鄭者歸者文公雖執衛侯歸京師而衛國未有篡位者不失國也曹伯云自京師者天子命之歸也天子命之歸則不失國矣至於大夫公子反國直云歸者如孫林父華元之類君許其反如蔡季楚比鄭突曹亦之類則國逆之也其有云自某者所自之國為之請也復歸者謂初既去矣今始來復已失國之辭也鄭忽出而突立衛侯鄭奔而叔武受盟衛侯衍亡而衛嗣即位故三侯反國皆曰復歸謂其皆失國也曹伯襄言復歸者執於晉拘於宋與失國者同矣元咺奔晉訴君晉文於是執衛侯而歸元咺於衛衛侯懼而聽命故得書歸而云復者著其位已奪也自晉者明晉納之也故不得與孫林父華元比所以惡元咺而罪晉侯也大夫出奔而反國君許之則直曰歸如始出而今歸耳以未失位之辭書之也亦猶諸侯自京師而得反國直曰歸以未

失國之辭書之也諸侯之位子專在天子天子命之歸則不失國矣大夫之位子專在諸侯諸侯許之歸則不失位矣今桓書自晉復歸著其位已奪特晉復得歸爾故曰惡元桓而罪晉文論疑

春秋書入與歸其文正相反歸善辭也有非善亦曰歸者以國逆之也入惡辭也有非惡焉亦曰入者以其非國逆也王猛入于王城天

王入于成周正也非不善者而書入以見成周王城已為子朝之黨所據王以兵勝而入之非王城成周逆而受之也許叔入于許異乎

齊小白陽生莒展與之入也非國逆之也衛侯入于夷儀比鄭伯笑衛侯朔之入亦有間矣若良霄樂大心為國賊臣其書入乃惡辭又

皆反國也而有難易逆順之別焉其入也易則謂之歸歸順辭也其歸也難則謂之入入逆辭也鄭突因忽之弱桓十曹赤因羈之奔莊二

十衛侯鄭先誅瑕桓十蔡侯廬陳侯吳復返故國昭十邾邾衛張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一 晉侯復歸入論

有助之者哀八曹伯趙執有請之者僖二十蔡季楚比有召之者昭十三其國莫為之難則其入也易故同謂之歸也大夫而志歸者

其罪釋也復得其位故也鄭忽之出宋立突以篡之衛侯鄭之出晉立叔武以代之曹襄為晉所執而分其地衛衍為臣所逐而不得入

其失位非其罪也故於歸以復位晉之許叔之入許鄭難與之非國人之謀也桓十陽生之人齊齊難召之非國卿之意也哀六鄭伯之入

櫟桓十小白之入齊莊九衛衍之入夷儀襄二去疾之入莒昭元衛朔之入衛莊六王猛之入王城昭十五天王之入成周昭十六其國有與之競則

其歸也難故同謂之入也大夫而志入者欲以叛也復入者欲覆其宗國也張大序

胡傳云書歸有二義一易辭一順辭書入亦有二義一難辭一逆辭莫逆於突歸鄭赤歸曹而書歸莫順於王猛入王城天王入成周而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一

書入則順逆之說有時而適相反矣凡書歸皆易辭凡書入皆難辭

蓋凡以亂而入以眾而入者書入可以安而歸者書歸此史氏之文

聖人因之而不革而其事之善惡聖人之褒貶不與焉○桓十一年

突歸于鄭書歸十九年入于櫟書入一突也前書歸後書入豈前之

歸為順而後之入為逆乎前之歸特宋與仲後之入宋怒而仲不納

忽在鄭而突入其旁邑蓋亦難矣故知歸入無與於褒貶也華學景

返國而難則書入莒去疾是也展與據國而強入焉難可知矣而鄭

伯突衛侯朔則為逆辭不獨其事本逆也魯宋衛陳蔡同心助突魯

魯宋陳蔡以納朔而抗王師則其入也何難乎返國而易則書歸鄭

世子忽衛侯鄭衛侯衍是也突既奔則忽之歸易矣叔武為守王與

晉釋之則鄭之歸易矣鄭既弑則衍之歸易矣方苞

歸者未必盡善以內外有援為易辭耳入者不必盡惡以內外有難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一 書歸復歸入論

為難辭耳惟復入則甚惡俞汝言

○書立 聚衛立晉不與立辨

書立四晉與子朝皆不宜立武官煬官皆非所當立也故書法同晉

為國人與子朝獨為尹氏所與故書法異李康會通

衛人立晉一國之公也尹氏立朝一族之私也汪克寬纂疏

嗣子有常位不必言立言立不宜立者也直解

書立君二衛人立晉不告於王慨天下之無王也尹氏立王子朝晉

不之問慨天下之無霸也美炳璋讀

隱四年冬衛人立晉

左衛人逆公子晉于那十二月宣公即位○殺梁立者不宜立

也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眾也○晉雖諸侯之子不稟命於天

子眾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於衛人特書曰立所以著擅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一 書歸復歸入論

為難辭耳惟復入則甚惡俞汝言

○書立 聚衛立晉不與立辨

書立四晉與子朝皆不宜立武官煬官皆非所當立也故書法同晉

為國人與子朝獨為尹氏所與故書法異李康會通

衛人立晉一國之公也尹氏立朝一族之私也汪克寬纂疏

嗣子有常位不必言立言立不宜立者也直解

書立君二衛人立晉不告於王慨天下之無王也尹氏立王子朝晉

不之問慨天下之無霸也美炳璋讀

隱四年冬衛人立晉

左衛人逆公子晉于那十二月宣公即位○殺梁立者不宜立

也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眾也○晉雖諸侯之子不稟命於天

子眾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於衛人特書曰立所以著擅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一 書歸復歸入論

為難辭耳惟復入則甚惡俞汝言

○書立 聚衛立晉不與立辨

書立四晉與子朝皆不宜立武官煬官皆非所當立也故書法同晉

為國人與子朝獨為尹氏所與故書法異李康會通

衛人立晉一國之公也尹氏立朝一族之私也汪克寬纂疏

嗣子有常位不必言立言立不宜立者也直解

書立君二衛人立晉不告於王慨天下之無王也尹氏立王子朝晉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一 書立

六

置其君之罪胡○立君之權在天子職在方伯司寇擇當立之君而請於天子天子命之則正也若衛人自立之則天下無復有共主而不得為臣綱矣衛人立晉猶曰衛人自立晉矣不辭費而聖人傷世尊主之心昭然可見程端學○殺州吁者石碯也則迎晉者亦碯也乃不同碯於尹氏之立王子朝而書衛人明非碯之私也州吁討而眾望在晉稱人者見碯之從眾晉之得眾也然眾可以討賊而不可以立君晉可以為君而不可以立於眾國承之天命出之王衛人不請於王而擅置其君晉利國人之奉已而專有其國皆非也人可立君則生事以邀功市恩以竊國階之亂矣特書立以止亂也直解
春秋亡公子自外入而得國者多矣如齊小白陽生入于齊突歸于鄭赤歸于曹之類或書入或書歸皆不以立書也惟衛宣不書入歸而變文書衛人立晉諸儒以為不稟王命而立君不與其立論固正大但春秋之世大夫立君如季友之立僖襄仲之立宣宋督之立馮齊高國之立小白晉趙盾之立黑臀樂書中行偃之立周齊陳乞之立陽生皆不稟命於王不承國於父而立者何以不書其立而獨書此春秋於四國伐鄭之後繼書衛人殺州吁于濮又繼書衛人立晉見衛人能以篡賊為君相與仗大義而誅之所以不書入不書歸而變文書立以表異之至其不稟王命則廢之中而見責備之意者也當是時四國連兵而來為篡賊植黨州吁之勢成矣而石碯以告老大夫非有權位之可倚毅然以討賊自任不動聲氣元惡即除乃逆晉於邢而立可謂人臣之甚難是故變文特書以示別異而中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一 書立

七

責備之意謂之責備則可謂之直貶斷斷乎非春秋意也家鉉
說○為弑君者所立因遂不討賊有雖討之而不以其罪胡氏所謂幸於禍而忘其警誘於利而忘其辱者非春秋所與也獨衛晉者異於是石碯得討賊之誼宜公無取國之嫌故特書衛人立晉於殺州吁之下見其不與晉惠齊昇宋莊諸公同謙統
紀○石碯滅規定亂討叛反正天下多之故特書如此二傳乃以為不正然則孰為正乎俞汝言四○遇弑而討賊立君以葬先公春秋時僅見衛事故通經外君繼故而立者皆不書獨書此一事當是聖人以衛事示後人遇變當如此而於晉於衛人未有深責也宋殤弑而馮立宋閔弑而御說立晉靈弑而黑臀立晉厲弑而周立不書立者賊未討也討賊立君惟衛與晉而小白書人不書立者有爭國殺糾之罪也然則於晉何責於衛人何責公穀皆言立者不宜立也而公羊不言所以不宜立之故穀梁以為立君以正不以賢夫衛桓之世適有無存亡不可攷何憑而斷晉之不正邪程子胡傳以為不請命天子不受命先君書立以著擅位之罪諸儒為之說曰宋馮宋御說晉黑臀晉周之不書立彼有賊不討君不葬之罪齊小白之不書立有爭入殺糾之罪故其擅立不足以責晉無諸人之罪故罪其未請命未受命若是則獨以請命受命之義責晉春秋不若是之苛也故知書衛人者著衛人之公非若尹氏之私也書衛大立晉者著晉為衛人所立非若朝為尹氏所立也不書公子晉原未受公子之命也張自超宗○春秋書弑二十四繼立者非弑君自君即奉自亂賊非兄弟爭國即藉手外援衛晉有一於此乎聖人究觀終始以為此二百四十二年絕無而僅有爰大書

特書曰衛人立晉以見繼世者非討賊不可爲君非得衆不可爲君也先儒不察責以不承國先君不稟命天子噫討賊如衛得衆如晉苛求尙爾彼篡奪者何以言之萬斯大學○按傳衛人送公子晉於邢則以齊小白入于齊之文例之當書曰衛晉入于衛乃以衛人立晉爲文者蓋著石碭之忠於謀國也以大義討賊以大義立君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大臣定亂之功未有出碭之右者觀宋之納鄭突秦之納晉夷吾皆責賂無已兵連禍結則碭之立晉其功大矣故一則書曰衛人殺州吁再則書曰衛人立晉語氣正相類先儒乃謂聖人著其擅立之罪然則書衛人殺州吁亦爲著其擅殺之罪乎葉西○晉未見其不宜立也雖不命于先君而國不可以無主爲衆之所予則入而承其統焉可也蓋異乎不待迎而入國者矣予之也何悼諸○舍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一 書立

八

是無立君者乎有之有則何以不書不告也春秋之初理法尙存以立君爲重事故以告辭及魯而書其後亂賊公行以立君爲常事不告故亦不書也和整行○愚按舊說以爲不宜立其義亦正大然讀家氏齊氏諸說則經意固予之而非責之也而張氏萬氏葉氏說尤得特筆之旨和氏則謂後此立君者不告不書此尙見春秋初年之禮法持論亦通並存之又按胡傳本程子以不書公子爲貶非也張氏自超駁之又詳貶不書氏駁辨門

昭二十三年秋尹氏立王子朝

穀梁立者不宜立者也○王猛當立而未立故稱大邑以之而不言立敬王當立又能立矣故稱天王居于狄泉而不言立子朝不當立者也特稱立而目尹氏見世卿之擅權亂國胡○

書尹氏立王子朝明非周人所欲立也○衛晉係衆人同欲立猶且不可今尹氏一己之私而立之以亂周室罪尹氏也高○
○立不書 衛制公羊說辨
義見前衛人立晉家氏張氏和氏說
桓二年宋莊公馮 莊十年宋桓公御說 宣二年晉成公黑臀 成十年
晉悼公周

張氏說見前立晉

桓六年衛黔牟

方氏說見辨諸侯失地名門衛侯朔出奔齊

襄十四年衛殤公剽

公羊以剽不書立爲惡衛侯誤剽立於孫宿之手與衛人立晉不同故不書立豈惡衛侯乎葉集案見襄二十五年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一 立不書

九

○書納 書納書伐納公羊說辨 納者不宜納辨 諸侯納諸侯
○書納 正諸侯納大夫非正諸侯 納者不宜納辨 諸侯納諸侯
○書納 內不納辨 公穀說納 納北燕伯公羊說辨 書奪又
○書納 內不納辨 公穀說納 納北燕伯公羊說辨 書奪又
○書納 內不納辨 公穀說納 納北燕伯公羊說辨 書奪又

納者不受而強致之稱 胡傳莊九年

公羊云納者入辭也非也納者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又曰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非也有伐而納者有圍而納者有未嘗伐未嘗圍而納者各據實書之耳劉敞權衡

言歸入自某者挾彼國之勢其重在於歸入之人書納者其重專在於納之者矣蓋王政不綱國君世子大夫歸復廢立不由王命惟諸侯之強有力者專之罪惡淺深各存乎其事矣張含集傳引劉

書納者六皆用師以納之莊九年公伐齊納糾伐而納之也僖二十五年楚子圍陳納頓子圍而納之也文十四年晉人納提菑于郕則

趙盾帥師以納之也宣十一年楚子入陳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則楚君用師納之也昭十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夏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皆以師納之也凡言納者內弗受而強制之辭此蓋內無為之助而自外用勢力以納之耳說者曰納者不宜納也此言過矣諸侯之入其國有書入者有書歸者有書納者歸易詞也入難辭也納者內莫為助之詞也呂大圭或問昭十二年捷苗不言知者下有于知之文猶納子糾不言齊者上有伐齊之文也頓子北燕伯舊是國君故稱其國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者以上下無衛文故稱國也孔疏見文十四年趙鞅之納蒯聵比趙盾之納捷苗則有間矣諸侯而廢置諸侯不可也况大夫乎然趙鞅之納正故蒯聵稱世子若趙盾之納不正故捷苗不稱世子諸疑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一 書納 十

國君世子國其所自有迫於強臣逆子而不得入其書納者順辭也大夫去國則義已絕而假外援以抗君父共書納逆辭也公子書納著其乖亂爭國之迹也而先儒皆以內不受為義誤矣方苞直解宣十一年以書納蔽罪納者非也是非各存乎其事不係乎書納又通論文定謂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義亦未盡諸侯而為強鄰巨族所迫納之正也若得罪宗廟社稷為大王所討納之非正也大夫而得罪失位納之非正也若為同列所逐或有故不得已而去於故君猶有未絕之義則請於其國而納之未嘗非正也何必以世不世為論哉張白趙宗朱游儀愚按書納內弗受也此即所謂不受而強致之也非不當納之謂也凡納有宜納者有不宜納者其為強制則同以為內弗受者義可通以為凡書納皆不宜納則非也劉氏駁駁疑恐誤

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傳稱鮑叔牙以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子糾來奔則二子在國寵均勢敵故國內各有其黨齊大夫來盟于莒直是子糾之黨來迎子糾耳若其舉國同心共推子糾來迎即宜付之不須以盟要之今既與之盟而與師送糾是一公子各自有黨須伐乃得入故公伐齊也昭十三年傳稱桓公有國高以為內主則國子高子是小白之黨也彼迎小白既早公送子糾又遲公伐齊納子糾始行即書小白入齊得告乃書故至齊之時出小白之後孔○伐齊納糾欲納之而實未能納也故納而得入則書其國楚人納頓子于頓楚人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是也未得國而入於邑則書邑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晉趙鞅納世子蒯聵于戚是也莊公納子糾以國則小白已君以邑則糾未能入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一 書納 十一

故但書納以見其不能納也呂大圭或問○忘舊而納其子與師以助不正書公伐齊書納糾而罪惡著矣汪克寬纂疏○此未成納也宜從晉人納捷苗于邾弗克納例書之而曰伐齊納糾者著公以伐齊為名而意主於納糾也高澍然釋經○既盟矣而又伐齊以納之者必齊大夫於糾與小白之間各有援立之私而來受盟之大夫不能得之於欲納小白之大夫也蓋薛魯地也齊大夫既來受盟必不速渝公既盟而不即納必知齊人有不欲立糾者而整師徒以壓齊眾也張自趙宗朱游儀○納者逆辭也入者難辭也凡書例必曰某國某名糾與小白均非世嫡均無先君之命則未知其孰宜立也春秋著其爭立之本末已爾說春秋者或以為糾宜為君或以為小白富有國者皆非也牛運震傳○愚按李氏廉曰子糾三傳皆以為當納趙氏程子胡氏以為不當納蓋

杜氏以糾小白並齊德之子而糾長故當立獨程子以史記證之定以糾爲襄公子於是魯納警之罪明定以糾爲小白弟於是糾不當立之義著按李氏此說尙未得爲不易之論見後書入門齊小白條下糾小白考

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穀梁納者內弗受也○圍陳而納頓子明頓子迫於陳而出奔

楚納之知其出奔楚○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

何以不與中國不能修方伯之職使楚人仗義納之書曰楚人

圍陳納頓子于頓其責中國深矣○胡傳義甚正獨所謂不

與納者意太曲蓋春秋與楚之納以罪陳及中國諸侯也○張自

朱○此見諸侯不能恤小反使夷狄行其義閔中國無霸也○

義治○頓國小弱介於陳楚陳欲兼併之故前年楚伐陳城頓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一 書納

主

此年納頓子保全微國以示恩責義於陳以示威皆爲圖伯之

地○汪克○呂說見上○穀梁云納頓子者陳也按經文楚納

之何關陳事○陸○何休曰陳納之何以不言陳○穀梁疏引鄭

文十四年秋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左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

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

辭曰齊出獲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公羊其言

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按此議其不量事而勞師爾聞義能

止善可補過何足大之又曰其稱人何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

也亦非也縱令諸侯豈得專廢置國君乎穀梁曰稱人微之也

亦非也按例宣公以後侵伐多書卿名文公以前皆稱人非貶

也○陸○晉爲盟主諸侯立子有弗善當馳使問其孰當

立不當違與兵入國此趙盾始謀之不審也卻缺以諸侯之師次於城下始知獲且爲長而還輕動大眾者盾也知義之弗克引而還者卻缺也○家○盾執伯國之政率不正而奪正其罪甚矣○公伐齊納糾糾與小白爭入也書小白之入而納糾之弗克可知晉人納捷菑于邾獲且已定位而捷菑爭之也故必書弗克○戴○貶書人駁辨參看書人門

昭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左齊高偃納北燕伯欵于唐因其來也杜注陽即唐不言于燕

未得國都○欵播越在外十年矣不能自復而藉齊之力僅能

納之於別邑而已○高○言納者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

正也○劉○凡言納者強致之辭內無助而外用勢力以納之

耳○或曰納者不宜納也非也書之曰北燕伯是燕之君也豈有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一 書納

主

不宜納者邪○呂○三年北燕伯出奔六年齊將納之不果

亡在外十年矣終能納之於境內其卹隣濟難之義得矣○水

傳○北燕伯非齊師則不可得入然但于陽而不予燕則齊人

爲義去力而逆臣盤據猶固也○陳君舉家則堂謂書

奔又書納者惟北燕伯衛蒯聵是內不受之辭非也苟蒯聵爲

內不受則不當書世子况北燕伯國其所有者乎書納某于某

者難辭也言拒於強臣逆子不得違反其國也○方○昭三年

經書北燕伯欵出奔齊今經又書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其爲

諸侯明矣公羊乃摘伯于陽三字而以爲公子陽生不惟昧經

旨雖訓詁亦懵然也○程○公羊謂納公子陽生其謬明其

是時孺子荼未生陽生何所嫌而奔燕○王夫之

哀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左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
納八人衰經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世子不言
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無事乎納也凡公子出奔復國者
其順且易也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不稱納矣
况世子哉今蒯賁書納稱世子罪衛人拒之也蒯賁出奔靈公
未嘗有命廢之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
以子拒父此所以辱世子也繫納衛世子於趙鞅帥師之下而
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見矣
○于戚內弗受也輒拒父也後十三年而蒯賁自戚入于衛衛
侯輒來奔則是輒拒父也後傳良○言納世子明所納者正異
乎首納捷菑言于戚見為輒所拒而不得入于衛也高閏○輒
之立非有靈公之命也蒯賁初不過以疑似之迹出奔以待父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一 書納

西

之察爾輒遂以父為罪人靈公卒而遽立乎其位無父甚矣
傳○程子曰蒯賁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父而自立
其國為輒計者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
矣此說得之公穀王父命之說非是李廉○書師師書納于戚
著其見敵於衛著輒與國人之罪也王傳○靈公黜其子而子
其孫出公不父其父而禍其祖人倫不正甚矣正名一語雖為
衛輒而發考春秋所書若州吁若惠公若公孫剽其禍亂皆由
不知正名之罪然後知聖言所包者廣矣○以王父命辭
父命此曲說也王父者因父而得稱者也既無父安有王父子
曰必也正名乎春秋書世子蒯賁即正名也並無輒當立之意
亦無當立公子郢之意蓋輒貪國拒父但知有土地不知有父
子夫子正名但使之知有父子知有父子而衛之國定矣天下

之為父子者亦定矣陳遷鶴○夫子正名之論不為衛君之論
明言輒之非矣春秋書納賁于戚而不得入國罪輒之拒父也
張自超宗○胡傳云書納見蒯賁無道為國人所不受非也北
燕伯頓子書納則非無復國之道可知矣書納於某地者明拒
於強臣逆子不得遽反其國也使蒯賁之罪不得復承嗣則不
宜書世子直解○古今未有子為君而父欲奪之者衛當日使
有如穎考叔李泌者調劑其間不至如此由趙鞅志在圖范荀
欲居蒯賁為奇貨以購成衛亂輒乃罪魁也張尚慶左○公羊
曰曷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非也但得入戚未
得入衛故不得言衛何以見父得有子乎劉敞○參看書園門
哀三年圖戚彙纂案

以上納諸侯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一 書納

圭

宣十一年冬楚子入陳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
穀梁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
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范甯注輔相鄰國有不能治
民者而討其罪則可二人與君皆咎當絕而楚強納之是制人
之上下○此二臣者從君於昏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眾同
棄然後快於人心今乃詭辭奔楚託於討賊復讎以自脫其罪
而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特書曰納不受而強納
之者也為楚莊者宜奈何諸微舒之官封洧治之墓尸孔甯儀
行父於朝謀於陳眾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左氏曰書有
禮也非也以納亂臣為有禮孰為非禮陸澄辨疑○諸家多以
討賊譽楚愚按楚子初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已乃入陳
而縣之是以盜賊之行給而取之也討賊者如是乎微舒弑陳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一

書納

靈者也。甯行父昏淫致陳靈之弑者也。以法則微舒之罪重以情則甯行父之罪尤重。今殺微舒而納甯行父討賊者如是乎。楚子受甯行父之奔故殺微舒為二子報私忿欲因而利之耳。諸家與楚以討賊何過邪。黃震曰。楚子不討而反納之其殆二臣許以陳翰楚故使之為鄉導歟。黃仲炎曰。入陳即納甯行父則知謀出兩人而陳自後從楚不貳者以兩人為主於內也。黃震曰。二子之惡乃其君之所由以弑者亦與微舒何異豈可復居陳大夫之位故不繫於陳而書納。高閌集注。誘君淫戲殺洩治激微舒射君以陳餌楚幾滅陳祀皆二賊也罪甚於微舒所當殺不待時者而反納之非矣。王樵曰。甯行父若書奔則是請討於楚也故不書奔其歸不繫陳不使得為陳之臣也書曰楚子入陳納甯行父于陳曰入曰納二臣之罪楚莊之惡皆見注。

七

寬集。不繫陳蒙上入陳屬下于陳文也。高閌然曰。杜預云二子能託楚以報讐功足補過善楚復之謬矣此從君於昏致君見弑者也且其奔楚必誘楚子以利縣陳之謀二子實敗之使微申叔時之言陳不國矣似此陷君賣國之徒向謂其功足補過甚矣其獎亂崇奸也。顧棟高曰。楚入陳志在納二臣也曹入陳納二臣於殺微舒之後著其伐既服之國納亂國之臣之私也。張自超宗曰。二臣皆從君於昏者不當納而納據事直書而楚莊之不得為伯討不貳自見。葉適曰。愚按甯行父不繫陳賈逵云絕於陳也高氏閌汪氏克寬本之論雖正而當以高氏謝然說為允。

以上納大夫

○納不書。鄭氏說辨。衛朔公羊列孫說辨。晉惠晉文公羊說辨。齊孝左傳事辨。劉說辨。宋魚石不與納莊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一

納不書

桓十六年夏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按劉氏曰納突也何以不書納鄭伯于鄭不與納也納突非正也然則書納者皆正乎皆與之乎當以蘇陳說為允見下。莊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將書朔之入故不言納也言納則罪在納者而入者幸矣言入則罪在入者而納者亦未免也成十八年宋魚石言復入而不言納亦猶是也。蘇轍曰。不言納以朔入為重也不言納是故伐鄭納突伐衛納朔書入而已。陳傳良曰。書會伐責諸侯之不臣書入見朔之篡各當其罪書其重也。趙汝談曰。不言納省文也。下書朔入衛其為納朔可知矣。郝懿行曰。公羊以不言納朔為避王非也據諸侯之心實不避王而經文反為之隱避是黨罪人也。陸淳辨疑引趙匡曰。愚按穀梁云不言。公羊曰此伐衛納朔也曷為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案春秋比事見義先書伐衛繼書王人救衛繼書朔入衛又書公至自伐衛在朔入之後則其為納朔而拒王命也明矣何必於此先言納哉。程端學三傳辨疑。○愚按劉氏義同上條孫華老謂書納者皆不當納至於拒天王之大惡罪之尤切故反沒去之其說尤舛苟罪之必著之苟深罪之必特筆大書之豈有反沒之者乎。

僖九年傳

齊惠明師師會秦師納晉惠公

僖十年傳

周公忌父王于齊會齊黑肱立晉侯

公羊云曷為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為文公諱也。何休注。惠公文公出奔不于當絕還入為篡文公功足以掩按此乃惡故惠公入不書文公出文公入皆不書恐為文公諱故也。不知有不告則不書之義故穿鑿。陸淳辨疑。僖十八年春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宋襄乘齊亂圖伯也傳者謂納孝公若然則伐齊之下當書納

公子昭如莊九年公伐齊納糾之例或於伐齊之下書齊昭入于齊如莊六年四國伐衛衛朝入于衛之例經文不見納昭事

蹟朱陸考

○左云齊桓屬昭於宋襄故納之夫桓自立其子何藉於宋蓋宋襄前已伐曹以爭伯今因昭奔宋因誣稱受屬而

伐納之昭立則齊從宋天下孰敢不從宋是撓齊而巧於求伯也春秋推見至隱不書納而書伐以爲宋志非納也直伐喪以

亂齊而已矣直解○不書納昭不書昭入事跡不明則曲直亦不著據左氏則昭奔宋而宋納之若宋納昭而齊人與戰則

是初不受昭師敗而後昭入矣何以昭不怒齊人而仇四公子邪又易牙寺貂既立無虧五公子並起而爭何以四公子不奔

而昭獨奔邪且齊既不受昭何以急殺無虧邪使內殺無虧而外拒昭必有衆議接立之公子內議未定何所主而抗宋師邪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一 納不書

太

當是齊桓卒無虧既立五公子之徒共殺無虧宋襄意在立昭齊人亦定議立昭而獨不悅宋之留我以師故激而與戰戰敗

昭立而宋師退四公子無忌於昭之立故昭立亦不害於四公子而左氏孝公奔宋之說不足憑也張自超宗○張說又見主

兵首書門○下書師救齊魯將與宋抗也而宋師勝殺無虧立公子昭而還魯以爲恥故宋之納昭無虧之殺皆不著於冊書

舊史所無孔子不能益耳直解○愚按諸說傳文誠有可疑直解獨推見宋襄當日情事聖人筆削權衡論特超卓方氏謂舊

史本不著納昭事亦通張氏疑昭未奔宋所辨亦有理舊說皆本劉原父謂不與其納不正不書非也義已見前

僖二十四年傳 秦伯納重耳

左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人也二月丙午入於曲沃丁

未朝於武宮戊申使殺懷公於高梁不書亦不告也

昭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葉氏酉說見下成十八年

昭六年冬齊侯伐北燕

左傳見書伐門○晉人納捷菑于邾則書弗克納此不書齊侯納者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非奉少尊長之比也但齊景終

以賂止本無定燕之心惟恃強陵弱耳故止書伐汪克實纂疏以上納諸侯不書

成十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不言納楚鄭以兵脅宋而魚石自入焉爾若以爲不與納然則言納者是與之乎呂本中○公孫甯儀行父言納而魚石不言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一 納不書

九

先言楚鄭之伐已著其納亂臣矣故書復入而已葉解○書伐

宋不書納者楚既得鄭而代朱志在盡征諸侯魚石則欲據邑叛君害其宗國一書伐一書入各書其重也趙汾○魚石變盈

不日納者石援大國之兵伐取其地盈率故邑之甲盡入其都是皆欲亂其國者也若但書楚齊之納則其罪不彰故以復入

書也張大早○不書納或曰不予納也然則孔甯儀行父書納將予納乎甯儀行父不繫陳或曰絕之於陳也然則魚石繫宋將

不絕之於宋乎蓋春秋指事原情文成義立非可執例求也甯儀行父志在復位楚子志在制陳得納而其志皆遂矣故書納魚

石未書不志復位而楚子志在亂宋豈納魚石遂已哉故不書納而書伐伐而魚石入彭城則可據險而扼宋矣借宋之魚石

以扼宋故繫宋也不書故者楚舉之以亂宋耳義不繫於魚石

也直解。傳稱楚納而經書魚石復入者蓋納是憑藉歸國猶是順辭不書入不見其乘勢逞強直據之也俞汝言平。○陳孔甯儀行父書納借楚之力以復國而安其身無他志也宋魚石不書納將入而為亂意不止於求復楚人之意亦不止於納魚石也所以不言納也方苞。○書納則譏存納者而賊臣之罪猶有所歸矣故沒之也高誘然。○若書楚納則似專以不當納為楚罪而誅絕魚石之義不見矣桓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以納突莊五年公會四國伐衛以納朔二十四年戎侵曹以納赤皆不書納其義正與此同至昭元年莒去疾自齊入於莒則莒公子召之齊特遣兵送之耳若以納書尤非其事之實矣葉西。○愚按諸說合參義備劉氏不與納不書之說張氏自超亦辨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一 納不書

襄二十三年夏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傳云楚納之

又 晉欒盈復入于晉

蘇氏說見不書自某入門張氏說見上

以上納大夫不書

○書入左杜預辨李氏慶貶說辨許叔毅梁胡傳說辨鄭突不書入鄭舊說辨衛胡公殺說辨齊小白公羊說辨襄季辨鄭良霄胡傳說辨衛獻公羊說辨紀季殺梁說

左氏歸入例最為抵牾杜氏委曲牽合尚不能一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則許叔入許齊小白入齊國人皆未嘗逆之也衛晉之入左氏自以為衛人逆公子晉于邢然不書入也逆者不書入不逆者書入則何以為例乎杜氏注惟莒去疾入於莒曰國逆而立之齊陽生入於齊曰為陳乞所立故書入與左氏合者二而已矣至於許

叔入許則曰本不去國雖稱人非國逆例於鄭突入櫟則曰未得國直書入無義例於衛朔入衛則曰朔諸侯所納以國逆為文朔以國逆告於小白入齊則曰二公子各有黨小白稱入從國逆之文衛侯入夷儀則曰自外入非國逆之例夫解一而或曰非國逆例或曰從國逆例或曰無義例或曰以國逆告則又何以為例乎葉夢得。○有富入而言入者難辭也有不當入而言入者逆辭也許叔小白當入者也鄭突衛朔不當入者也齊陽生入于齊與小白書法雖同然下書陳乞弑茶則陽生為篡矣讀經當台上下文觀之正克寬纂大夫書入事與諸侯同而義異入者難辭諸侯而強入難之者非臣民則當國者故其事猶有是非焉若大夫而強入則惡矣方苞。○愚按李氏廉謂諸侯入國例許叔宜復國而得其道故書入書字齊小白陽生莒去疾可以有國而無君父之命故書入不書公子鄭突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一 書入

衛朔亂倫失正則逆也故書爵書名書入獨衛獻入夷儀侯其改過故書爵書入而不名此拘於名字褒貶為說者辨詳另門不可從也

桓十五年夏許叔入於許

其稱入何難也何難焉爾鄭幾滅之迨其亂而後能入也劉敞

○特書許叔入于許見許中興於叔也按例國逆曰歸否曰入叔書入者亦見許無人焉而叔自入也程公說分紀許○隱十

一年鄭入許使許大夫奉莊公之弟叔居許東偏至是鄭國多故許叔乘之復有其宗社非若逃亡公子自外而得入者此也

或者乃謂許叔不告天王方伯仲大義以復其國乃乘鄭亂而得之以是為春秋所貶其不然歟是時天王之令不行方伯連帥皆黨凶怙亂之人許叔將以誰告家鉉翁。○穀梁曰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然則蔡侯廬陳侯吳書歸豈歸以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一 書入

主

其道者乎此亦拘於以入爲內弗受之說爾葉夢得○穀梁傳注進無王命退非父授故不曰歸同之惡入按許已失國矣至此鄭莊死忽突爭立鄭國大亂許叔始得鳩集餘民復其先業事機間不容髮豈得責以上請王命從容歸國乎中興之君積墜緒於既絕責以父授尤理之必無者也下文突入于櫟傳疏復引許叔與齊小白一例聖經之意斷斷不然齊召南穀梁注疏考證
○許本無罪齊鄭以強逐之今乘鄭亂復入於許曰入於許者無貶無褒之辭胡傳非也楊子庭○曰入者叔原在許入之已耳此入字與昭二十二年王猛入於王城同非舊君又非外至故不書復歸而曰入胡氏非矣毛奇○入者難也鄭人守之外無援內無應而許叔能復其土地人民可不謂難乎何焯讀書記
入難詞也是時許爲鄭據也何以知之凡諸侯反國爲本國迎立宜書自某歸其反國之辭書入者亦宜爾今皆不類又許自三國入後至是始見而許過於鄭亦爲鄭據也胡氏以爲不俟王命夫許亡於鄭而非見黜於周者可入則入奚待於命高澍經○許失國十五年叔始入與蔡侯廬陳侯吳同而書法異者叔既入而後君許故入從其本稱鄭未復之而強入焉難可知矣廬吳楚實復之易可知矣故書歸方也○張氏自超說見諸侯兄弟書字駁辨門焦氏說見書歸門蔡季歸于蔡○愚按書入之義黎氏毛氏方氏張氏爲正以爲難詞者亦通穀梁胡傳之非衆辨已詳鄭氏玉又兼逆辭難辭爲說謂莊公若存則叔爲惡而逆若卒則叔爲善而難九支離無據也
桓十五年秋鄭伯突入于櫟
何以不言入鄭未得鄭也何以不言歸難也因欲殺祭仲而卒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一 書入

主

仲之援絕矣其歸之道爲難也葉夢得○趙氏謂衛衛自夷儀入衛書之明衍之當有衛也突自櫟入鄭不書明突之不當有鄭也於義甚正然未斷當日之情事也衛衍之奔也衛人立剽衍未入夷儀十餘年開列於會盟者剽也而衍無聞焉當時已忘平衍之爲君矣剽弑而不書衍之入衛則後之交政於諸侯者何以著其爲衍也鄭突之奔也鄭人立忽突既入櫟十餘年間忽與子亹子儀不見於經而突如故也當時蓋莫不以突爲君矣子儀既弑即不書突之入鄭而後之交政於諸侯者可以知其爲突也蓋不書入鄭則兩鄭之會不疑於非突一書入鄭則垂之週疑於子儀矣朱辨義○突之入鄭不書其奔而直解突入櫟後諸侯皆以突爲鄭君故入鄭不告而史無其文直解○衍之入夷儀與突之入櫟同甯喜之弑剽而衍復歸與傳瑗殺鄭子而突復歸同衛之殺甯喜與突之殺傳瑗同然甯喜之事備書首末而傳瑗之事不見經以爲不告魯鄭鄭國不應如是忽略陳氏曰鄭伯雖在櫟嘗與諸侯會於垂則君國矣是故殺忽不書殺子亹子儀不書以三子之不書知突之已定也以剽之書弑知衍之猶未定也突止書入不書復歸衍書入又書復歸見剽弑而後得國也李康○公羊曰不言忽之出奔忽之爲君微也愚按事詳左氏忽是時並無出奔之事公羊誤也
莊六年夏衛侯朔入于衛
左初衛宣公弑於夷姜生急于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庄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二公子宣公之兄弟宣姜與公子朔攜急子公使諸齊使盜殺之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桓十六年

王人書字書救以著其善駁辨見另門。劉駁杜注見後不書復歸。

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左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仲召忽奉公子糾來奔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伐齊納糾糾桓公自莒先入。公羊云納者入辭也非也納者得入不得入未可知。劉駁曰穀梁曰以惡曰入小白之惡在殺子糾不在於入人者但志其難耳穀梁非也。孫覺曰入者難詞有魯兵糾糾故小白亦藉莒兵而後入非如歸之易也。吳棫曰入難詞公羊以為其辭非。何焯讀。○書入難之也齊有魯師而諸大夫不盡黨小白也。高澍然。○書入不過由外入內之義納則有諸侯之師為之納之一書納一書入皆史書常法不立義例。毛奇中。

記雍林人殺無知高國先召小白于莒魯亦發兵送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侯立之小白佯死以誤管仲載溫車中馳行有高國內應得先人按左氏載桓公入齊事太略應據此補之。張尙瑗左。○牛氏說見書納。附糾小白長幼考。

程子曰桓兄糾弟皆襄公子襄公死桓當立書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朱子曰程子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為兄。薄昭與淮南王書謂齊桓殺弟未可以此證其必然。葉某昭注漢書薄昭此書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趙氏方日時漢文於淮南為兄故避兄而言弟是薄昭所云乃一時遷就之語程子及胡傳據公穀經文稱糾不繫子述直以糾為弟朱子論語或問引用程子說而其答潘友恭書又以薄昭所云為未必然蓋但以公穀春秋所書之文為據而參以夫子答子路子兩存之。

春秋屬辭辨例編 卷三十一 書入 五

貢之言斷之可也蓋聖人之於人不以罪掩其功亦不以功掩其罪於管仲但稱其功不言其罪則可見不死之無害於義而小白與糾之長少亦明矣蓋仲之所以不死者正以小白兄而子糾弟耳。汪克寬曰昭十三年左傳叔向謂齊桓為衛姬之子有寵於僖杜預本之謂小白僖公庶子糾小白庶兄公羊謂小白稱入為篡詞穀梁謂書入以惡之史記亦序糾於小白之上皆以糾為兄小白為弟然以經考之忽繫鄭而突不繫鄭羈繫曹而赤不繫曹則嫡庶之辨也捷菑不繫邾而弗克納則長幼之辨也今小白繫齊則鄭忽曹羈之例也糾不稱子而稱納則捷菑之例也是小白當立而糾不當立明矣以經別傳公穀杜氏不可信也况夫子盛稱管仲之功而不責其事豈不別其長幼是非豈不灼然可見哉。○杜預以桓公子糾為首僖